

中国记者丛书

顾迈南

科技新闻通讯选

KEJIXINWEN
TONGXUNXUAN



新华出版社

顾迈南科技新闻通讯选

新华出版社

顾迈南科技新闻通讯选

顾迈南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

787×940毫米 32开本 5.875印张 插页2张 94,000字

1988年6月第一版 1988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7-5011-0179-5/G·48

统一书号: 7203·223 定价: 1.55元

前 言

《中国记者丛书》将汇集几十名当代优秀记者的新闻作品，以系列书的形式分册出版，奉献给新闻工作者、新闻爱好者和广大读者。

新闻记者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他们既是时代的传播者，前进脚步的讴歌者，又是历史的纪录者、见证人。在战火纷飞的一九四七年，郭沫若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满腔热情地歌颂革命转折关头时期的新闻记者。他写道：“无数勇敢正直的新闻记者，他们正是今天的左丘明、司马迁，我倒感觉着我们今天的文坛上应该推他们为祭酒。”“新闻记者的报告文学应该是最新最进步的一种文艺形式。把现实抓得那么牢，反映得那么新鲜，批判得那么迅速！它们成了我们每天的生命。我们每天清晨和晚上，就象中世纪的人要受神的启示一样，我们是受着新闻记者启示的。有哪一种文艺作品能抵得新闻文学的力量呢？有哪一位

大作家能有新闻记者的读者那么广泛？……”（见《文萃》杂志刊载的《新缪司九神礼赞》）郭老把记者比作左丘明、司马迁，要把他们推为文坛“祭酒”，这虽然有些过誉，但他确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出了新闻记者的功绩和作用，写出了新闻作品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威力。这对那些几十年昼夜奔波在生活激流中的优秀记者来说，评价是公允的，当之无愧的。

为了使读者更多地了解记者，熟悉他们的生活，欣赏他们曾对人们有过启示作用的名篇，并从中学习到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采访写作经验，这本丛书将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注意汇集各个时期记者中的代表人物，反映各个时期新闻工作的特色和风貌。选入丛书的人物中，有在苦难的旧中国就投身新闻事业的新闻界前辈，有革命烽火中百炼成钢的党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有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哺育下锻炼成长的新闻战士。时期不同，成长道路不同，活动方式不同，新闻写作的特点也有所不同。这样，从这套丛书中既可以看到百花齐放、兼收并蓄的特色，又可以看出几十年来我国新闻战线群星灿烂、前赴后继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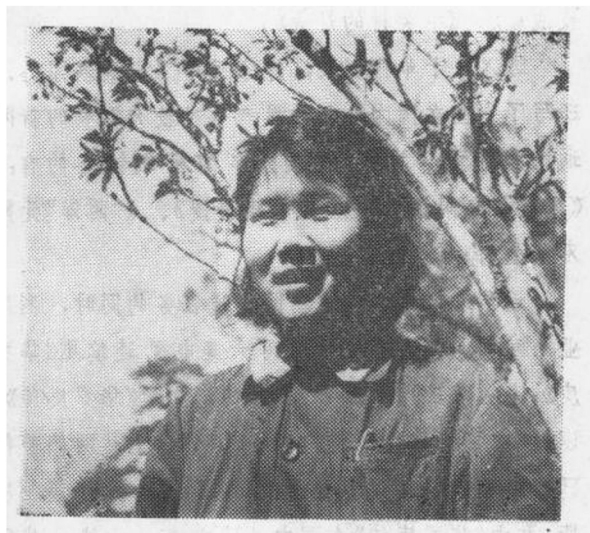
其次是尽量选录各个人物的代表性的作品，揭示每个人物的写作特点和新闻风格。在这本丛书

中，有战地新闻通讯选、考察报告选、人物专访选、农村散记选、经济新闻选、社会调查报告选、报刊杂文选、国际新闻通讯选、国际评论选、东北战场通讯选、西欧战场特写选等几十种。记者经历不同，活动领域不同，新闻体裁不同，写作上的风格也就有了不同。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新闻风格、新闻体裁上的五彩缤纷的百花园，为读者在新闻写作上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范例和范文。

再次是，每册正文之前有作者的小传和近照，正文之后有编后记、作品评介、或作者自己撰写的类似“我是怎样当记者的”、“战地采访日记”等各种形式的介绍评析性的文章。这样就把每个人物的生平、特点、概貌勾画出来了，既为读者学习这些优秀记者的范文提供了背景材料，又为新闻研究人员探索新闻界名人成长道路，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为了使这套丛书自成体系，有一定的完整性、连续性，全书虽有几十册，但规格是统一的。每册不超过八万字，精选精编；装璜设计一律，力求美观大方。为了便于携带，全部采用窄32开本。这些做法是否有当，编辑出版工作有何疏漏，请读者指正。

这套丛书由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和新华出版社共同编选出版。



顾迈南小传

顾迈南，1931年11月29日出生于山东省章丘县。1950年参加革命工作，做过干事、秘书。1953年进入新华社后，不久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962年起担任专职科学记者，自那时至今，一直在中国科技界采访。二十多年来，她以大量新闻和通讯的形式，报道了中国科技界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其中她写的长篇通讯和特写经新华社播发后，被国内外报纸广泛采用的有：《盐碱地上好庄稼》、《毛主席和科学家》、《李政道教授在中国讲台上》、《丁肇中教授谈科学实验》、《蓝田猿人化石出土记》、

《独立自主、高歌猛进——评述新中国十五年的科技成就》、《中关村的灯火》等。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她除采写了大量新闻外，还写了一些在国内外科技界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新闻通讯和特写。其中被国内外多家报纸转载的有：《死生甘愿同依——悼华罗庚教授》、《“两弹”元勋邓稼先》等。

近年来，她在完成新闻报道任务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与他人合作编写了六集电视连续剧《华罗庚》；个人著述的作品有：长篇传记文学《华罗庚传》，以及《中国当代科学家的奋斗之路》，上述两部著作已经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华罗庚传》在国内被译成英文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并被译成日文在日本《数学》杂志连载。

近二十多年来，她年复一年地深入到科技界采访，同国内外许多著名科学家结成了知心朋友。由于她采访写作态度严肃，对科学家们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富有崇敬、同情之心，因此赢得了科学家们的信任，科学家们都乐于向她倾诉自己工作和生活中的甘苦，被誉为“科学家的代言人”，或称她是“半个新华社，半个科学院”。

她在新华社先后担任过记者、编辑、主任记者、高级记者等职务，是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之一。

目 录

- 1 揭开蝗虫生活之谜
- 9 蓝田猿人化石出土记
- 17 毛主席和科学家
- 27 李政道教授在中国讲台上
- 35 李政道教授与CUSPEA同学们
- 44 丁肇中教授谈科学实验
- 52 李远哲与中国
- 57 李远哲北京会友记
- 65 死生甘愿同依
- 76 写在华罗庚教授的灵前
- 85 “两弹”元勋邓稼先
- 99 从小八路到科学家
- 111 “中国居里”的道路
- 131 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开拓者——林巧稚
- 140 向绒癌夺取生命
- 149 访陈景润

- 153 攀登之路
- 160 迈向二十一世纪
- 167 悠悠寸草心
- 174 后记

揭开蝗虫生活之谜

在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马世骏的实验室里，喂养着许多蝗虫。十年来，穿着白衣服的研究人员们在这里成年累月地和蝗虫打着各种各样的交道，长期连续地观察着这些蝗虫从出生到衰老的全部生活史的每一个细节，发现了许多过去不曾知道的秘密。这种观察有助于掌握蝗虫的生活习性，然后找出有效的方法来消灭它们。

在一个晴朗的夏日，记者来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看到研究所的蝗虫生活实验室里，呈现着各种热闹而有趣的现象：在饲养笼里，有的蝗虫以它天赋的本能贪婪地啃着鲜嫩的玉米叶，研究人员从中观察它们在飞行后体力恢复的快慢；有的在那里静卧不动，正面临着产卵期，它们将来的产卵数量和迁飞有着怎样的关系，正是研究人员所要探讨的课题；此外，还有在各种不同温度和不同土壤里正在孵化或已经孵化的小蝗虫……。

生活在这里的蝗虫，都是有来历的。研究人员对每一只蝗虫在它们的“家乡”（蝗区）是怎样生活的，以及它们“祖辈”的情况，有些什么遗传特性等等，都有详细的了解。为了掌握这些材料，马世骏教授和他的助手们曾经跑遍全国各个蝗区，研究蝗虫在当地的生活习性和发生的条件。他们捕捉了各种类型的蝗虫，还从蝗虫的故乡运来一箱箱土壤，继续探索它们对各种不同条件的适应性。

严格地选择产卵条件

我们看到，在一个雌雄杂居的饲养笼里，有些身体笨重的雌蝗趴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研究人员说，今天是它们交尾后的第四天或第七天，体内卵已成熟，即将选择适当的场所产卵。

谈起适当的场所，我们从研究人员那里得到了一些新的知识。原来蝗虫对它们的后代有着很强的责任心，它对于产卵的条件选择是很严格的。据马世骏教授和他的助手在淮北地区试验观察发现，那里的蝗虫都喜欢在土壤湿度较大的湖荒地产卵，而当秋汛来临后，秋蝗只好去未受水淹的河堤、圩堆等高地产卵；湖水退后又向退水地区转移，并选择低地中略为高起的地方，很少去或者不去坚硬或过分松软的地上产卵。卵块大都产在向阳处，这是因为蝗虫有趋光和趋温的习性的缘故。蝗虫产

卵时，对气候的选择也很认真，天气晴朗，平均温度在二十八摄氏度到三十二摄氏度时，对它们是最好的时机。如果遇上阴雨天或气温骤降时，它们就推迟产卵，最多的能等到二十八天。

可是这些被捕捉到实验室来的蝗虫，产卵时却不能一个个地像在野外那样自由了。研究人员为了实验的需要，给它们安排了各种不同的产卵条件。马世骏等在实验室里经过三年的观察，发现即是在含盐量和含水量完全一致的情况下，蝗虫在各种不同的土壤上产卵的数量也不相同。它在粘土上产的卵最少，而在沙土、壤土上产的卵一样多。试验结果证明，在含盐量不同的土壤中，蝗虫的产卵数量随着盐分的增高而逐渐下降，这说明蝗虫愿意把卵产在盐分较低的土壤中，即使是两种土壤的含盐量只差 0.3 %，它们也能辨别出来。研究人员的试验还证明，蝗虫产卵时对土壤的含水量也是选择的。最适合的土壤含水量是从 10 % 到 20 %。无论哪一种土质，如果含水量低于 5 % 或高于 25 %，它们都很少或不去产卵。

为什么蝗虫如此慎重地选择产卵条件呢？研究人员说，从他们实验室里的蝗虫在各种条件下所产的卵的孵化结果来看，条件的合适与否，对蝗虫的成长发育、以至生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尽管如此，这里的蝗虫还是多次被迫把卵产在它自己很

不如意的土壤中，这样就在科学家们面前暴露了它们的生殖秘密，因而使得有可能找到办法，针对它们的弱点来消灭它们。

令人惊叹的生殖本能

我们正巧看到了一幕蝗虫产卵的生动的表演。在那些即将产卵的雌蝗中，有的开始焦灼不安。它们用两对尖硬的生殖瓣把土壤拨松钻孔，然后使腹部伸长三倍，深入土中四五厘米处，而后排卵，同时分泌胶液；卵粒全部产出后，又分泌出大量胶液，把许多卵粒粘成一个整块。接着，它又用后足在产卵孔附近踩踏四五分钟，使土壤坚实如故，直到看不出痕迹以后才离开。整个产卵时间共一个小时，有的要一个半小时。

是不是经过这样一番周密的安排以后，蝗虫的子女就可以平安无恙了呢？其实不然。它首先瞒不过研究人员和有经验的农民的慧眼，也瞒不过它的天敌寄生蜂。据研究人员讲，寄生蜂可以毫不费劲地找到这些深埋在地下的卵粒。并把自己的生殖器非常准确地播在里面，产生自己的卵，不久以后，从蝗虫卵里爬出来的就将是小寄生蜂，而小蝗蛹却一命呜呼。

蝗虫有很多天敌，大的如青蛙、鸟类，能把大的蝗虫生吞活剥。还有一种寄生蝇，它遇到了蝗

虫就跟踪追击，冷不防在蝗虫身上扎一下，一只小寄生蝇就将依附在蝗虫体内生长起来，从此蝗虫的体质就会每况愈下，生殖率也会降低。

我们看到一位研究人员正忙着给蝗虫“接生”。她从土中捞出卵块，又用镊子小心地剥出卵粒。每个卵块大约有七八十颗卵粒。据说，一个雌蝗在短促的一生(最多六七十天)中，大约生产七八个卵块，这些卵块除了在土内越冬时生长得比较缓慢外，如果条件适宜，经过十二到十四天就可以完全孵化出来。孵化出的小蝗蚴，再经过大约四十多天就变成飞蝗。据研究人员观察，蝗卵的胚胎在发育中期抵抗力强，早晚期抵抗力弱，那时正是消灭它们的大好时机。

“飞行家”的精采表演

当我们在惊叹蝗虫的生殖本领的时候，附近一间实验室里传出了嗡嗡的马达声。原来那里正在举行蝗虫的飞行表演。研究人员把一只同龄、同型、同性的蝗虫悬在一个大电扇似的轮子上，“电扇”在马达的带动下旋转，蝗虫就迎着“电扇”的风张翅飞行。据说，不久以前，有的蝗虫曾在这样的情况下创造连续飞行十六小时的最高纪录，那些担任观察的研究人员只好轮班吃饭来守着它。

记者请求解释这种别致的飞行试验的目的。研

究人员顺手捉来一只蝗虫，只见他用嘴向蝗虫的头部轻轻一吹，这只蝗虫就不停地飞起来。而当向蝗虫的其他部分吹气的时候，无论怎样它们也不飞。据说，这是因为蝗虫头上长着一撮“感触毛”，一碰到风就发生灵敏的反应，条件反射地迎风飞了起来。科学工作者认为这种现象可以帮助他们判明蝗虫迁飞的方向。

马世骏教授等在野外试验中发现了我国东亚飞蝗的迁飞同风力、风向有一定关系。在野外，三级风以下，它迎风飞行，风力达到三级以上时，它的头部虽然还保持着逆风的方向，但整个身子却是顺风迁飞。研究人员在室内试验中还发现，蝗虫在飞行时每秒钟翅膀约振动二十次，推算起来距离大约七米。在野外，他们曾对蝗虫的连续飞行进行观察，结果在距离释放点一百多华里的地方找到事先涂有红色标记的飞蝗。至于蝗虫能飞多高，目前还没有确实的判断，但马世骏说，据过去史料记载，蝗虫曾飞越过海拔一千米以上的太行山，因此估计它能飞行一千多米高是没有问题的。

马世骏还以他野外观察所得告诉记者，在正常天气下，蝗虫羽化后经过五天到十天，性器官便成熟，这时，晴天的傍晚，它们就作试飞活动，这种飞翔可能有促进性器官成熟的作用。他们还发现，蝗虫的长距离迁飞一般发生在交尾前期，而交尾时

则只作短距离的追逐飞翔。试验也曾证明，蝗虫迁飞多发生在中午或傍晚，这说明迁飞和温度、光线也有一定的关系。此外，它们降落的地方大多有其需要的食料或者是适宜于产卵的场所。总之，促使蝗虫迁飞的因素很复杂。马世骏说，过去国内外很少有人研究东亚飞蝗迁飞问题，所以材料不多。目前的试验就是要寻找有关蝗虫迁飞的那些未知的因素。

马世骏和他的助手从1952年开始这项研究活动，现在已经深谙全国各个蝗区的特点和蝗虫的习性。每年冬季，他们就根据蝗虫在地下的潜伏数量预测来年各地的蝗情，预报给各级灭蝗机构参考。不仅如此，假如他们得到情报说，某地出现蝗虫，只要准确地深知当地的气候条件，用不着到现场去。他们也能很快地推算出蝗虫下一步的活动计划，将在什么时候，飞往哪里。事实证明，这种预测预报工作的准确性常常是很高的。

参观结束后，我们请马世骏教授谈谈我国蝗害今后的总趋势。他说，近年来，对蝗区采取了“改造并举”的方针，千百年来留下的老蝗区，已有不少被消灭，分布在沿海与河泛区的大面积蝗虫适生地，也大多被开垦为农田。全国蝗区的总面积在解放前有八千多万亩，解放后已缩小到三千六百多万